

回首一甲子

林立青曾說：「生命是有層次的，一層一層剝開後，每一片回憶都會讓人流淚。」或許，在每個人心靈深處都有座秘密花園，或多或少埋藏一些不為人道的情感與故事吧！驀然回首一甲子，對我而言，越經世事浮沉，越經心靈思索，那些難忘回憶，恆在我心田川流。來到虎頭埤，當我望著眼前的美景，那些觸動心弦的往事，就像倒片機一般，無聲，卻在心底回溯，濕潤的眼角也悄悄點燃了心中的悸動。此刻，許多回憶在滾滾人潮中爭相躍出……

父親在我七歲時便已辭世，家中經濟全靠母親做女工賺取微薄薪資支撐，是不識字的母親含辛茹苦、節儉刻苦拉拔六姊弟長大。在家境十分拮据的環境下成長的我，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在我十歲生日當天，這是第一次，母親帶全家人一起到虎頭埤旅遊和寫生。

猶憶當時，一進入園區，四周山林延綿，層層交疊，擁有居高臨下的遼闊視野。遼闊極目視野，一整面的深淺淡藍，是天空跟潭面的無限延綿，就像是仙境一般，令人讚嘆！在清幽的綠林之中，我與自然恬然相遇，近距離與萬物共棲一場嘉年華饗宴，入乎其中，又超乎其外，不自覺的升起幾許幽情雅意，心境變得澄澈，連空氣都是羅曼蒂克的。當時我的內心感到一股莫名感動，整個感動真的快滿溢到眼眶中，彷彿心靈深層被洗淨一樣。而家人們透過畫筆記錄湖光山色的虎頭埤，共創的甜蜜回憶，快樂的點點滴滴，至今仍然烙印在心靈深處，也成為我最珍貴的童年記憶。

而晨曦的虎頭埤，蒼茫的天色微濛，猶如渾沌初開的澄明。水光山色的園區，可說是各種珍稀動植物的樂園，四處可見各種美麗的蝴蝶翩翩飛舞，榕樹下的小野花也不甘寂寞的在畫面中吐蕊競芳，偶爾幾聲唧唧唧唧的蟬唱蛙鳴更顯得熱鬧，身處在如詩如畫的景中，才赫然發現此處不見喧鬧，卻在寧靜中感覺萬物生機勃勃、欣欣向榮。之後，我們騎單車漫遊環湖步道，在一個不知名的角落，被路邊伸出的

一排紅豔欲滴的櫻花驚出喜來。我們向櫻花樹下挨近，眼睛盯著那片緋紅，不自覺的靈魂似乎也已經望出了神，突然間只覺天空也變了顏色，原來那櫻花樹不是幾棵，也不是幾十棵，而是一整片林子都是一片豔紅。此時我的觸鬚一直在伸張著，彷彿置身世外桃源般，向著無盡的時、空伸張著。只見許多畫眉之類的小鳥，在花間穿梭來去，有時成群飛起，枝桠顫動，落花輕盈的在柔風中飄落。而遠處不時隨風飄來悠揚悅耳的管樂演奏，一對白天鵝卻依舊不疾不徐悠游著，既無飾鍊，亦無妝扮，沒有半點矯情虛偽，讓人有種回歸自然的感動。牠們時而掘水清洗羽毛，時而同步漫遊，時而分道揚鑣，牠們不必縱一葦即可天南地北，乘御風凌萬頃。虎頭埤，不僅能帶給人需要的歡樂之外，竟還能陶滌一切塵念的煩憂，回歸大自然的本心。笑容洋溢在每個人的臉上，感動早已打動內心最深處，如一片冰心在玉壺般，讓人沉浸在玉潔冰清的境界裡，整個身心都被濾就得澄靜透明。

漂浮而去的悠悠歲月，如童年折疊紙船的遊戲，逐波遠離。重複的日子，把光陰中每天都書寫成平淡，行色匆匆的奔波，讓自己很久沒有靜下來感受什麼才是真正的幸福，只覺得每一天都是那麼的尋常。或許是因為身體長年處於過度緊繃、勞累的狀態，母親開始出現記性不好、健忘，將東西放在不該放的地方，記不起每日使用的物品名稱，之後逐漸忘記回家的路、忘記曾做過的事情，即使提醒也記不起來。

之後，從疑似到確診，母親被診斷出罹患失智症。

隨著腦中的記憶體無法治癒、不可逆的退化，行為與記憶力迥異於過往，認知功能也跟著大幅下降。之後，隨著病程逐步進展，出現失智症慣有的妄想症後群。母親的個性變得多疑，而強大負能量有時更是讓我們不知所措。照顧的苦，如冷飲水、冷暖自知，不僅患者辛苦，照顧者更容易心力交瘁。由於母親的時序與記憶錯亂，常對時間或地點感到混淆，不記得生命中許多重要的事情，也讓情緒變得難以

控制。

慶幸的是，母親在罹患失智症後，依舊記得的，便是曾經帶全家人到虎頭埤旅遊和寫生這件事了。因此，只要一有空，我就會開車載母親到虎頭埤踏青及繪畫，悠遊於山水之間，以心來體察萬物，目見色澤繽紛，耳聞音調抑揚，感受園區內萬種風情的姿態及俯拾即是的风采，讓母親透過自我發掘、探索、接納與生命經驗聯繫的過程，提升專注力、增進正向豐富的情緒，而這不僅是一項休閒娛樂，亦具有療癒心靈的功用，期盼能用「自療」代替「治療」，可以重新拾回更多失落的記憶片段。

我想，對母親而言，生命就像一幅畫，從工具的選擇、媒材的介紹和運用、主題的決定都會事前審慎評估。在構圖的輪廓上，確定目標後開始上色，用全身力量開啟對比重疊，頓悟透明厚實，譜出明與暗的靈魂。在畫中創造的豐富肌理痕跡，正詮釋母親的審美觀念及價值取向，而純粹用心融入線條純粹的禪韻，是輕柔軟語的色澤，抑或鏗鏘動人的豔麗，方能侵入心扉不已的感動，迴盪心靈深處。彩繪畫作，是在有限的時空裡將生命的觸角無限延伸，是擁抱生命的歡娛和痛苦，是不停經驗，從中汲取教訓，是不斷的自我提升。而母親也將對家人們內斂的情感及斑駁零散的歡愉，細細描繪，於心之壹隅，妥帖安放，化成一張張雋永的文字與圖像。對我而言，每幅都是不朽的傑作。經由文字與圖畫的呈現，多少也讓母親得到一定的抒發，藉此重新找到生命的意義與價值。更重要的是，透過寫生的過程，藉由筆觸的描繪，延緩了母親的病程。

而這也讓我深刻感受到，最永恆的幸福即在日常點滴中，只要有愛，都要勇敢及時說出。因為愛，才能經驗到生命的價值，才能在愛中沒有遺憾。人生的病痛無法避免，面對必朽的生命，透過寶貴的陪伴時光，才得以看得見生命的萬般美好。人生無法重來，生命無法倒帶。別把我愛你，留給來不及，因為那些未曾珍惜的，錯過了就再也

回不來了。

如今，即便母親已辭世，卻沒帶走鏤刻在回憶中的根深柢固，而這也是我對於虎頭埤如此鍾情的原因。倦遊的雲，依舊憩息在山邊，而那些年少輕狂的傲氣，盡在世事滄桑的磨鍊中鈍化；曾經波瀾起伏的思緒，已潺潺轉化成靜水深流。哀傷淚水是會過去的，追憶思念雖然仍會隱隱作痛，但我由衷深刻感謝母親在苦難中給我安慰，在彷徨中給我智慧，啟發我的愛心，讓我懂得如何去愛。多少風風雨雨走過，我也期許自己的人生，能因慈悲而圓融，因感謝而得以無憾！然而，對我而言，難忘的記憶是永恆的存在，思念浮浮沉沉，虎頭埤對我的意義和回憶，牽繫著心靈上千絲萬縷脈動，又豈是三言兩語就可以輕言道盡？

此刻的我向前方遠望，在靜動之間，青綠的山巒疊疊重重，綿延至盡頭和藍天、白雲漫融成一片，但或許是禁不住微風幾番撥弄，抑或承受不住回憶與思念衝擊，使眼眶微微泛紅。

「爺爺，你怎麼了？你哪裡痛痛？」孫子的童言童語頓時把我拉回了現實。

「沒有啦！是風裡的沙子吹進眼睛裡，等一下就好了喔！」我用手摸了一下孫子的頭，並對他笑了一笑。

此時日已西斜，光色漸濃，已開始在天空上塗抹著一撇一撇的雲彩。落日安靜依偎在腳邊，一片餘暉映在潭面，萬丈霞光薰染於天邊，點綴大地的姍紫嫣紅。我細細的聞，靜靜的賞，風兒輕輕，此刻放下塵世間所有的浮華，脫離塵世物欲的桎梏，享受一種生命情調，回味一段懷舊時光，情感在此刻氤氳昇華，與天地合一，與萬物交融，有種深層呼喚和輕柔撫慰的效果。

歲月的巨輪不曾停歇，雖經光陰流轉的淬鍊，卻輾不去我這顆無限感恩的心！回首一甲子，每次來到虎頭埤，青山隱隱、綠水迢迢，充滿多元化迷人的風情，總讓我心中洋溢幸福甜蜜的感覺。這裡的一切與世無爭，任憑漫漫時光在笑聲中游移，駐足其中實在令人陶醉不

已，在此誠摯的對虎頭埤說聲：「謝謝您！」原來，幸福一直都在！